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来临之际,报告文学作家傅宁军推出长篇新作《心中的旗帜》(《中国作家》杂志发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我与傅宁军相识已久,每每被他的创作激情所打动。窃以为,他直面生活现实,善于把握岁月脉搏,感受历史足音,具有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高远理想追求和浓郁家国情怀。

《心中的旗帜》以“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群体为描写对象,这是国网江苏电力(如东供电公司)退役军人共产党员服务队。作品梳理建队20年的时间轴线,撷取缪恒生等历任队长的日常生活截面串连成珠,着力颂扬他们用执着坚守践行为民宗旨、用无私真情点亮万家灯火的精神风貌。作为一部主旋律作品,作家采用英雄主义的人性叙事,不刻意拔高“调门”,而是有节制地叙述,把一个平凡的退役军人和不平凡的故事讲得纯朴生动,勾勒出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闪光足迹和精神图谱,无疑是一部有温度、有筋骨、有理想的力作。

报告文学创作是“最现实的时代书写”,应该反映现实、观照

关于人物评价,古人早已留下了“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名言,这应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态度。张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几代学者不仅研究过他的历史地位、业绩、贡献,也研究了他的教训、失误乃至种种的失败,在人物评价上有共同之处,也有很大的差异。张謇不是完人,更不是神,在当前“张謇热”的氛围下,也许更多关注他的“失败”反而能启发人们思考。而在学术上,只有全面客观辩证地认识张謇,不为尊者讳,才能将研究推向深入。

长久以来,大家都喜欢引用胡适在1929年12月为《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所作序中谈到张謇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的那段话,由此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对胡适所言持批评者往往预设了一个前提,就是认为胡适评张謇用了“失败”一词,便是持有某种否定态度,这未免有断章取义之嫌。让我们完整地阅读一下胡适的话:“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读到这里,会认为胡适在说张謇失

若论读书种子、科举战绩,吾姓族人当仁不让,历代状元、进士,层出不穷,仅是苏州彭氏祖孙状元,就令他族难以望其项背。说来愧作,我不比先人,虽目耕不辍,但天资不足,只能读书不力,存书不遗余力,方为读书之人。

藏书者皆知:书比人长寿。人去书散,后人谁知?不过古语有云:金石难灭。由古至今,大凡藏书家都要有几方有趣的私印,钤印书上,以示书缘。当今印人,无不以西泠为宗。早年,托友向西泠印社理事陈默老师求得姓名印一方,不胜欢喜。过去是二印尺寸中等,而非适合所有存书。

近来数年,我有幸购入些许稀见的如皋乡邦文献。像冒股书的诗稿、沈霞的稿本《课余杂录》、严景云的《鼋田草堂时艺》《鼋田草堂诗钞》、悟堂和尚编辑的《莲

刘邦的出生就是一个传奇,《高祖本纪》里记载,刘邦母亲刘媪曾休憩于太湖岸边,睡梦中与神遇合,一时雷电交加,天昏地暗。刘邦父亲去找刘媪,见一蛟龙附于刘媪身上。后来刘媪怀孕,生下刘邦。

这样的传奇依附于刘邦,还有多处。刘邦为泗水亭亭长时,常去酒店赊酒,醉了,便睡。店主亲见刘邦身上有龙现影,甚是奇怪,而且,只要刘邦到酒店饮酒,生意就特别好。于是,干脆销毁刘邦的所有酒账。

因为“奇”则“传”,又因为“传”而更显其“奇”。当年秦皇常患“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巡游东方,试图镇压之;后来范增也让人观望刘邦上空的云气,也是呈龙虎形状,五颜六色的天子之气,于是,鸿门宴上,几度欲置刘邦死地而后快。

被神化的刘邦,自然就具备了更多的“智”。按楚怀王之约“先入关中王之”,刘邦率先进入关中,自然应为关中王,他也曾想留驻咸阳,后来听从了樊哙、张良的劝谏,“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并且与秦地父老约法三章,赢得秦地父老的拥护,也为他后来平定三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楚汉相争,一时难见分晓,刘邦敏锐地洞悉,只有劝说黥布叛楚,牵制项羽,才能赢得时间,天平才有可能倾向自己。于是,他

## 致敬旗帜下的老兵

——长篇报告文学《心中的旗帜》读后感

□李向阳

现实,有利于解决和回答现实问题。近年来,为保障退役军人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国家出台了《退役军人保障法》。在此利好形势下,退役军人能否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能否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傅宁军关注这个备受各界关注的时代焦点,特别是在人们的观念形态和生活方式发生很大改观的当下。他不是先入为主,而是深入“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群体,积极挖掘创作素材,捕捉生活灵感,以报告文学为载体,光大他们身上没有被岁月磨损的时代精神,使之“退役军人的榜样”和“基层党建的标杆”的形象栩栩如生。我感触到这个群体用特殊钙质铸就的骨骼的力度、灵魂的温度,进而思索:新时代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是什么?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如何发挥?如同已故作家黄孝阳在作品研讨

## 不以成败论英雄

□赵明远

败么?我认为胡适所说的不是失败,而是很伟大、很成功。胡适继续说道:“终于因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这里说的是失败么?我也没有看到。显然,胡适的所谓“失败”是针对张謇的救国理想、强国梦想而言的,而不是指一时一事的挫折。胡适是用“失败”二字来表达他对那个时代的无奈,对张謇这位“很伟大”的爱国实践者的痛惜。

无论从年龄上还是所生活的历史时代,胡适都比张謇晚了一代,虽然他们都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都坚持着理性、稳健的中国近代化发展道路,但胡适更多的接收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实验主义的方法,发起和引领着“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因此我并不认为胡适会完全赞同张謇的实业、教育救国方略和南通“地方自治”路径,但这并不影响胡适对张謇的敬佩和赞许。比较前一次胡适对张謇公开发表的看法,也就是1922年11月胡适针对上海的英文报纸

## “彭押”双印古今会

□彭伟

因集》等。这些古籍,开本较小。于是我希望能有同乡高人为我刻方小印。书缘衔来印缘。去岁仲春,李夏荣道兄忽然告知,有印送我。夏荣兄生于如东双甸。如东古时属如皋(又称东皋)。清中前期,如皋印人辈出,遂成东皋印派。夏荣兄即是西泠社员,功力颇佳;又有专著,研读东皋印史,因而其印不乏销路。过去是“谈钱伤感情”,当下是“谈钱不伤感情”。周昌谷的一位侄女告诉我,钱大礼先生就很讨厌向他要画的,说“问他索画,等于问他要钱”。过去,我也向一些老作家求过签名书籍,抑或小幅书法。与

时俱进,进入商品时代,文人也要生存。他们的作品,自当尊重。我与夏荣兄,经宏元兄引荐,相识已有数载。从新雨到故交,我们很投机,尤其喜聊家乡印史。即使如此,我从未开口向他讨要印章。倒是他知我爱印,出石奏刀,送我此方朱文小印“彭押”,边款为:庚子三月为彭伟道兄克押印,夏荣记。

花押,即古人的个性化签名,始于南北朝。花押印,滥觞于五代,传承于两宋,流行于元朝。传世画押印,元押居多,大都为上楷书姓氏,下字便是花押,或古蒙古文。“彭押”即仿与元押。尤喜

## 刘邦:安得猛士守四方

——《史记》人物之二十九

□陶晓跃

让谒者随何前去策动黥布背楚归汉。正是有了黥布的归顺,刘邦才于困境中获得极为有力的臂助,从而改变了局势的走向。

远见卓识自然是刘邦“智”的一个方面,刘邦的“智”更多的还表现在他驾驭将相的手段。黥布前来归顺,刘邦故意大大咧咧地洗脚,甚是无礼,羞得黥布后悔不已,欲以自杀而洗刷耻辱。可黥布一进刘邦预先给他准备的馆舍,发现其陈设竟与汉王等同,于是心折。黥布一向狂妄自大,刘邦用一收一放的招术,使之臣服。

当年韩信,拿下齐国。刘邦急盼韩信发兵救援自己,以应对项羽,可等到的却是韩信自立为齐王的请求。刘邦恼大骂韩信。张良、陈平“蹑足”暗示:“不然,变生。”刘邦醒悟,接着骂:“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何以假为?”便派张良前往,郑重其事地立韩信为齐王。后来,韩信之所以没为说客策反之言所动,一心一意为使楚使出浑身解数,念的就是刘邦对自己这份重视。

即使是对忠心耿耿的萧何,刘邦也自有奇策,每每领兵出征,他总要频频派人问候留守后方的

用情用力做好服务工作,通过协调组织退役军人返乡欢迎大会、就业培训、专场招聘会等活动,帮助他们尽快投入新的战位,作出新的贡献。《心中的旗帜》让我倍感亲切,所写的是南通地区退役军人群体的一个缩影,对于引领新时代退役军人重整行装再出发具有风向标的作用。

荣誉的奖杯为什么这样光鲜?群众的口碑为什么这样响亮?《心中的旗帜》用生动事例给予诠释和回答。心中有信仰,行动有方向。退役军人共产党员服务队牢记使命担当,队员换了一茬又一茬,虽然他们出生的年代不同、个性不同、行业不同,但他们初心是相同的,每个人的心中始终飘扬着一面鲜亮的党旗。

一朝为军人,终生有军魂。无论是昔日绿军装在身,还是如今“红马甲”在身,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是他们的庄

贫困“至不能成殓,孤儿寡妇至无所衣食”;张謇在他的追悼会上致词,虽痛惜他“狃于书生之见,而不能计及深远”,更褒扬他“能洁身自好,不屑以私利自污”,称其为“光荣之失败”。张謇晚年面对大生事业的挫折,也从来没有讳言过自己的“败”。1925年,他在给钱新之德的信中说道:“虽三十年前,反复审虑,投身实业、教育二途,一意孤行,置成败利钝于不顾,而幸而利,幸而成,又辗转而至于钝,几于败,亦可已矣。而苦不能已,则以教育根本未完,实业替人未得,尚不可为陋巷箪瓢之颜子,即不得不仍为胼手胝足之禹黻也。”张謇完全抛弃个人的荣辱得失,置成败利钝于不顾,全部“皮肉心血”投入救国救民的理想志愿。以其宽广胸襟和坚强意志,即使有人以“败”遍加其身又算得了什么?如果张謇人生事业一路坦途、无往不胜,也许他就留不下那么多壮丽恢宏精神遗产了。所以今人大可不必害怕因为有了“失败”一语就认为影响了张謇的

款中“戏押”二字。昔日宋徽宗绝押“天下一人”,即以无赖小儿的游戏心态,捉弄不明就里的看官。艺术也罢,收藏也罢,不懂游戏,不会把玩,就入不了门,成不了家。好心态才能刻出好印章。“彭押”一印,正是如此。“彭”字取法于魏晋南北朝的砖文,古朴率真。“押”字,尤为有趣,但又有创新:下方巧妙镂空两处,一大一小。全字造型如同一位高僧,两袖垂地,引人遐思。上彭下押,有斜有正,均如小子涂鸦,活泼之乐,天真之趣,跃然印上。

春去秋来,再续印缘。夏荣兄替我拍下一方朱文元押印“彭

记”。此为出土元代铜印,印文“彭”字为行楷的写法,押为八思巴文“记”字,较为规范。手头两方“彭押”小印,双璧古今会,印缘数百年。夏荣兄为此钤印为证,题有短跋:

彭元押,如皋彭伟新藏,亦有缘耳。此押彭字具楷意,下部似八思巴文记字,字口深凹,惜边框略有残损。原印已经锈斑,清理泛露铜光。印把完整,呈色紫色当为熟坑无疑。余去岁亦曾刻赠一彭押,一石一金,可谓双璧。时庚子秋月西泠归来又将赴沪,夏荣记。

贵人多忘事,抑或刀耕不辍,刻印太多,夏荣兄才有误笔“去岁赠印”。不过两印成对,金石结盟,古今相会,洵属可贵。更为可贵的,还有我俩的金石契,更需珍惜。

刘邦如愿以偿,平定楚地。诸侯、将相一同请求,尊其为帝。刘邦又故伎重演:“吾闻贤帝者有也,空言虚语,非所守也,吾不敢当帝位。”君臣三呼万岁,刘邦又是“三让”,然后佯装迫不得已:“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于是,刘邦也就“便”:“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阳。”刘邦的“诈”,说到底,是一种权术,玩他于股掌之上,实在也是一种“智”。

刘邦可以戏弄百官,甚而可以一时兴起,自鸣得意地调侃父亲太上皇,可他却无法欺骗自己的内心世界。在历经了又一次次的平乱之后,刘邦衣锦还乡,“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酒酣之余,击筑而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歌声伤怀,刘邦不由自主“泣数行下”。刘邦也有泪,泪流的是他内心深处的巨大隐患:“威加海内”,帝业已就,可为大汉王朝坚守四方的“猛士”又在哪里?其忧伤其悲凉,可捧可掬。明人胡应麟《诗数》称之为“冠绝千古”之作,正是缘于诗中流泻出的浓浓的故乡情谊,以及人生荣枯的无奈,而引发的强烈的共鸣。“汉高辛苦事干戈,帝业兴隆俊杰多。犹恨四方无壮士,还乡悲唱大风歌”,唐人胡曾的诗,可参读。

陈胜起事,刘邦借势崛起。沛县县令则惊恐万分,患得患失:起先试图召唤刘邦,助其一臂之力;后来又听说刘邦队伍已有好几百号人,担心事有变故,便紧闭城门不纳其入。刘邦一封“屠户”的假书信,迫使城中父老率其子弟杀了县令,打开城门,迎接刘邦。父老豪杰议举刘邦为县令,刘邦却故作姿态:“天下方乱,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愿更相推择可者。”可谁能保证不一败涂地?谁能保全沛地一方父老?又有谁能成就一番大事?刘邦有龙附身,名震遐迩,舍他其谁?刘邦假意再三推让,最终志满意得,立为沛公。

严承诺,临危不惧,奋勇争先。“我们将信守退役军人‘若有战,召必回’的承诺,自愿前往抗疫斗争第一线,随时听从上级的指挥和派遣,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在新冠疫情汹涌而来的时候,这封请战书袒露了他们的心迹。

退役不褪色、转业不转志。复转军人虽然离开军营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潮,但是能够赓续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自觉标定与时代精神呼应的价值追求,在经济社会发展各条战线勇当“排头兵”。虽然他们进入的行业有别,信念始终如一。正如队员挂在嘴边的话:“不管多麻烦、多辛苦,能够亲手把电送到百姓家,就是在实现人生价值。”

“立正,向右看齐……”这支退役军人共产党员服务队正集合在旗帜下,迎着初升的朝阳,开始新一天的交接班。这个镜头让我久久不能平静。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于退役军人共产党员而言,转到地方岗位只是转换阵地,这面旗帜必将始终高高飘扬、代代相传,激励感召更多的后来者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上奋发有为、砥砺前行。

“很伟大”。

最后,我想摘录一段张孝若 在收到胡适《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后给胡适的回信。张孝若是胡适的崇拜者,《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也是在胡适的指导下完成的。张孝若认为:张謇“生平志事没有实现的,何止百分之八九十”,也许我们能够从他所列举的种种“失败”的案例中,更能够体会到张謇理想的伟大和人生的悲壮:

“你说我父亲为失败的英雄,这话确实得很,就是我父本人也承认的。因为他生平志事没有实现的,何止百分之八九十,只遗留了许多实地勘验的具体计划。数十年来,他想办地方普及教育和民兵制度,没有成功;他想办通海一带大电力厂、大纺织印染厂,没有成功;他想垦辟沿海几百万亩的荒田,没有成功;他想疏浚淮、运、江、湖、松、辽诸水道,没有成功;他想实现棉铁政策、改革盐法和划一度量衡,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不是失败吗?你的眼光看到我父一生的成功,只是一小部分,只是引路发端,距离他的志愿抱负,还远得很呢!到他瞑目,终于是一个失败的英雄。这种评论,岂是寻常的颂扬!不是你说不 出,不是我父当不起。”

记”。此为出土元代铜印,印文“彭”字为行楷的写法,押为八思巴文“记”字,较为规范。手头两方“彭押”小印,双璧古今会,印缘数百年。夏荣兄为此钤印为证,题有短跋:

彭元押,如皋彭伟新藏,亦有缘耳。此押彭字具楷意,下部似八思巴文记字,字口深凹,惜边框略有残损。原印已经锈斑,清理泛露铜光。印把完整,呈色紫色当为熟坑无疑。余去岁亦曾刻赠一彭押,一石一金,可谓双璧。

时庚子秋月西泠归来又将赴沪,夏荣记。

贵人多忘事,抑或刀耕不辍,刻印太多,夏荣兄才有误笔“去岁赠印”。不过两印成对,金石结盟,古今相会,洵属可贵。更为可贵的,还有我俩的金石契,更需珍惜。

刘邦如愿以偿,平定楚地。诸侯、将相一同请求,尊其为帝。刘邦又故伎重演:“吾闻贤帝者有也,空言虚语,非所守也,吾不敢当帝位。”君臣三呼万岁,刘邦又是“三让”,然后佯装迫不得已:“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于是,刘邦也就“便”:“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阳。”刘邦的“诈”,说到底,是一种权术,玩他于股掌之上,实在也是一种“智”。

刘邦可以戏弄百官,甚而可以一时兴起,自鸣得意地调侃父亲太上皇,可他却无法欺骗自己的内心世界。在历经了又一次次的平乱之后,刘邦衣锦还乡,“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酒酣之余,击筑而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歌声伤怀,刘邦不由自主“泣数行下”。刘邦也有泪,泪流的是他内心深处的巨大隐患:“威加海内”,帝业已就,可为大汉王朝坚守四方的“猛士”又在哪里?其忧伤其悲凉,可捧可掬。明人胡应麟《诗数》称之为“冠绝千古”之作,正是缘于诗中流泻出的浓浓的故乡情谊,以及人生荣枯的无奈,而引发的强烈的共鸣。“汉高辛苦事干戈,帝业兴隆俊杰多。犹恨四方无壮士,还乡悲唱大风歌”,唐人胡曾的诗,可参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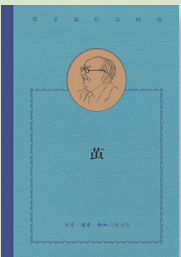
由此可见,刘邦绝非什么“神”,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 新书架



《中国话》  
郑子宁 九州出版社

从语言学的角度切入,分别深入探讨了中国的饮食、数字、动物、称谓、地名等方面的文化。一方面,作者从纵向的时间维度,分析语言的发展、演变;另一方面,又从横向的空间维度,探讨不同语言之间的传播、交流。作者借由语言,探索中国人的历史与文化记忆,为我们描绘出一条清晰的、不同民族间的历史发展与文化交流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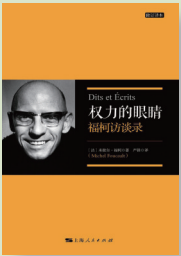
《茧》  
费孝通 三联书店

费孝通20世纪30年代末用英文写作的中篇小说,存放于作者曾经就读的伦敦经济学院图书馆的“弗思档案”中,2016年被国内学者发现。小说叙写了上个世纪30年代苏南乡村一家新兴制丝企业的种种遭际。《茧》既是作者名著《江村经济》的“文学版”,又与30年代的左翼文学、“社会性质”大论战及“乡村重建”问题遥相呼应。



《天坛六十记》  
肖复兴 长江文艺出版社

天坛曾经是祭天的场所,如今是许多人旅行的目的地,更是老北京人生活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作者用自己在天坛写生的机会,写下了新年殿、双环亭的美,也写下了此处北京生活的剪影——老北京人对岁月的回忆,年轻一代的烦恼快乐……正是这些人无论苦乐努力生活的劲头,让古老的天坛有了新生的力量。



《权力的眼睛》  
[法]米歇尔·福柯 上海人民出版社

福柯不是一位学院派哲学家,因为他关注的对象——疯人院、监狱、妇女、儿童等——初看起来不那么“哲学”。然而正是由此,福柯发现了笼罩在世人身上的隐形的权力之网。当下,我们在互联网上的蛛丝马迹都被记录、分析,以便精准化营销。权力之眼不仅仅是圆形监狱、无处不在的摄像头,还是不断迭代的大数据。人人都是透明人。

亨利·詹姆斯短篇小说精选》  
[美]亨利·詹姆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亨利·詹姆斯在小说史上的地位,便如同莎士比亚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一般独一无二。本书是詹姆斯短篇小说精选集的第一卷,收录了发表于1866年至1888年间的9篇短篇小说,集中体现了这位小说大师在短篇创作领域的非凡创造力,多数篇目系首次在国内翻译出版。

